

曹操脸谱初探

刘晓伟

宋元以后，曹操就成为戏剧舞台上经常出现的人物。从现存的元、明曹操戏中可以看出，有不少戏是对曹操持肯定态度，赞美曹操，把曹操作为正面人物扮演的。当时舞台上曹操均由“外扮”。苍胡、金幞头、蟒玉，相当京剧中的老生。完全是朝廷重臣的装扮，气宇轩昂。元代《虎牢关三战吕布》（郑德辉撰）和《张翼德单战吕布》（无名氏）都极力写出曹操的智谋和英勇，表现了曹操以大局为重和知人善任的政治家的宽大胸怀。

《关云长单刀劈四寇》（无名氏）写的是董卓被诛以后，曹操任兖州太守。这时董卓的部将张济、李依等“四寇”侵犯长安。曹操保荐关羽出战。结果，关羽刀劈四寇，取得胜利。

《张翼德三出小沛》（无名氏），写的是吕布把刘备一伙团团围困在小沛，张飞冲出重围，向曹操求援。曹操慷慨借兵，帮助刘备打败吕布，夺回荆州。曹操锄强扶弱的精神得到赞扬。

明代陈与郊的《文姬入塞》，南山逸史的《中郎女》和曹寅的《续琵琶记》，都写曹操用重金，派专使前往匈奴，把流落在胡地多年的蔡邕之女蔡文姬赎了回来，继承她父亲修撰国史的故事，表现了曹操的文治武功、爱惜人才和念念不忘故友之情。

郑瑜的《鹦鹉州》一剧，赞美曹操是“人间天上种，说不尽地盖世英雄，绝世聪明，活世纯忠，乱世奇功，名世宗工，应世灵通，济世艨艟，救世参芎，泽世神龙……”此外，明代《连环记》，写出了曹操决心为国除奸，见

义勇为的英雄气概。

以上说明戏曲舞台上出现过不少俊扮曹操的戏的。那么为什么俊扮的曹操又被勾成了“净扮”的白脸了呢？

自南宋始，“尊汉抑曹”的思想逐渐风行起来。曹操也自此始蒙受了不白之冤。南宋初年，王十朋在夔州任内，重修了昭烈（刘备）庙和武侯（诸葛亮）庙，并著文述志，公然“尊汉抑曹”，并进一步把“尊汉抑曹”与抵抗外侮联系起来了。这一点，岳飞说得更清楚。他说：“死何足靳哉，要使后世书策中知有岳飞之名，与关（羽）张（飞）辈功烈相仿佛耳。”（见《金陀续编》卷二八）把蜀汉比作爱国力量，看成爱国的希望。这自然就把曹操视作奸贼，比作金朝。陆游的《得建业倅郑觉民书》诗序云：“虏乱，自淮以北，民苦征调，皆望王师之至。”诗云：“邦命中兴叹，天心大讨曹（操）。风云助开泰，河渭荡腥臊。日避挥戈勇，山齐税甲高。煌煌祖宗业，只在驭群豪。”（见陆游《剑南诗稿》卷四十二）宋儒朱熹在他所著的《通鉴纲目》中秉承南宋统治者的旨意说：“只有先主名分正，曹操自是贼。”其他理学家也对曹操进行口诛笔伐。

南宋统治者尊刘攘曹是大有原委的。当时金朝统治者几次大规模南侵，使得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摇摇欲坠，象处于三国时的吴蜀境地，自然同病相怜，要尊刘而攘曹了。据《鹤林玉露》载，金人每年都给曹操扫墓，这也使南宋统治者把自己比作正统的蜀汉，而把“汉贼”曹操比附为当时统治中原地区的金朝女真

贵族了。南宋诗人范石湖出使金国，经过漳河时，曾写诗讽刺这件事。诗云：“一棺何用冢如林（有七十二冢——作者注），谁复如公负此心。岁岁蕃酋为封土，世间随事有知音。”（见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卷一五（“蕃酋”以曹操为“知音”，意即说曹操与“蕃酋”是一丘之貉！同样，女真统治者也把南宋比作蜀汉。《辍耕录》载：“金泰和之议，以靖康为游魂余魄，比之昭烈在蜀。”南宋的“尊汉抑曹”所以特别时兴，则由于当于中原人民多遭外族的入侵和奴役，“人心思汉”的爱国情绪是可以理解的。因此，当时刘备就分外吃香，曹操就大倒其霉。诸葛亮所坚持“汉贼不两立，王业不偏安”的北伐中原的事业，格外为人们所称颂向往。据《东坡志林》记载，当时是“至说三国事，闻刘玄德败，频蹙眉，有出涕者；闻曹操败，即喜唱快。”到了元代，在小说《三国志平话》以及十余出有曹操登台的杂剧中，一概置曹操为反派。

元代的《曹操夜走陈仓道》、《阳平关五马破曹》、《诸葛亮博望烧野》、《关云长千里独行》、《莽张飞大闹石榴园》（以上为无名氏撰）。明代的《渔阳三弄》（徐谓撰）、清代的《清缸嘴》（无名氏撰）和《鼎峙春秋》（庄格亲王主编）。这些戏对于曹操，或嘲笑其失败，或鞭挞其残暴，或揭露其的奸诈。在元杂剧中，曹操由“外扮”变成了“末扮”，属于生角行当，其中没有多少插科打诨的东西。如《博望烧野》以曹操的愚蠢反衬出诸葛亮的多智多谋，以及他对刘备的忠诚。《千里独行》写曹操百般收买关羽终未奏效，落了个以失败告终的下场。尽管如此，戏中的曹操仍不失一个统帅身份，曹操并没有被丑化。到了明代，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问世后，成了集反曹操之大成，把曹操塑造成了一个“国人皆曰可杀”的奸佞。他的脸就此被涂上了白粉。戏里也处处挖空心思去丑化他。如《鼎峙春秋》，关云长《挂印封金寻主》写关羽三次向曹操告辞，曹操都拒而不见。关羽就在粉墙上题诗一首：“堪笑曹公用计乖，未午先挂西时

牌，连辞三次无颜色，匹马单刀归去来。”这就把关羽“不辞而别”的责任推到了曹操身上。在《赤壁之战》中，曹操被丑化成了大草包。他的上场诗云：“一生行事甚猖狂，意在兼天日月忙。百世流芳浑未得，万年遗臭又何妨。”他采纳了庞统的“连环计”，正在那里得意忘形地唱着：“俺这里俯视江东，似峨峨泰山势重，灭孙刘扫荡群雄。”正做着皇帝美梦时，霎时间，一场大火，把他烧得焦头烂额，狼狈不堪，落荒而逃。到了清代，乾隆时编纂的《四库全书》，也把曹操的文章删去。至清末，已有六十多出骂曹的戏了。曹操的白脸奸雄的扮像便成了定局。自民国后，净扮的曹操戏愈演愈烈。所有曹操戏，几乎包括曹操的一生主要事迹，从早年的《刺董卓》、《捉放曹》、《长坂坡》，到晚年的《阳平关》等，都成了净行的保留剧目，而那些俊扮的赞美曹操的戏，在舞台上便基本绝迹了。至此，舞台上的白脸曹操，也就被一般人认定是历史上的曹操了。

被人们誉为“活曹操”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侯喜瑞在谈到曹操形象创作体会时说：

“曹操戏并不易演，因为曹操的才能是多样化的，如果一演曹操就是白脸奸相，那么舞台上的曹操形象就简单化了，很难具有感人的力量。”（见侯喜瑞《学戏和演戏》）他所演的不同时期的曹操，从脸谱到身段都有区别。表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。鲁迅先生曾说过：“我们讲到曹操，很容易连想起《三国演义》，而更想起戏台上那一位白脸的奸臣，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。其实，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，至少是一个英雄。”又说：“我虽不是曹操一党，但无论如何，总是非常佩服他的。”（见《魏晋风度及文章及药及酒的关系》）五十年代，郭沫若同志曾为曹操翻案，要求戏曲舞台上能够把曹操的脸谱由白脸奸相改为英武俊扮，可是未能成功。今天，我们在戏曲改革的浪潮中，是否可以再试一试，让曹操的脸谱俊扮或俊、净并存呢？